

□巩本勇

我出生在马踏湖，那片水泽之乡，宛如一颗温润的明珠，镶嵌在淄博桓台的东北部。儿时，我对马踏湖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与热爱。夏日，荷叶田田，荷花映日，宛如一幅天然的画卷。而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放荷灯，更是我心中最盛大的节日。

八月的一天，我又一次回老家，恰逢当地的荷花节开幕。夜幕缓缓落下，马踏湖畔的灯光渐次亮起，仿佛是大地为这场仪式拉开了神秘的帷幕。几十条扎着荷花灯的“小溜子”齐头并进，沿着湖边栈道排开。

“现如今，这荷灯可是愈发精致、愈发讲究喽！”身旁的大娘笑着跟我们说：“用荷花瓣，是因为荷花出淤泥不染，带着灵气。仿生荷灯也得选最鲜亮的颜色，寓意日子红红火火。”她的眼神里透着虔诚，仿佛每一盏荷灯，都承载着她对生活最质朴的祈愿。“你看，这荷灯像不像游子的心？”身旁一位中年男子也加入进来，他的口音带着浓浓的乡音：“不管走多远，根都在这里。每年荷灯节，我都要回来，看看这湖，放一盏灯，心里才踏实。”他的话，像一阵风，吹皱了湖面，也吹皱了我的心。

放荷灯，这一延续百年的古老习俗，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，将湖区人民紧紧相连。数万盏荷灯次第漂远，湖面瞬间化作流动的星河。烛光与岸边灯火相互辉映，与夜空的星月遥相呼应，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浪漫氛围。驾着“小溜子”的村民们，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，向岸边的游客挥手呼应，这场景，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独特的画面。

我静静地站在湖边，思绪飘回到那些久远的岁月。小时候，每到七月十五这天，大人们便会带着我们去湖里采荷花。小心翼翼地摘下花瓣，挑出大而娇艳的，往里面倒进豆油，用蒲芯做成灯芯，轻轻点燃后，再把花瓣放入水中。刹那间，满湖都是漂荡的荷灯，随着水流缓缓漂移，把湖面映照得五彩斑斓。

在湖区，放荷灯有着诸多美好的寓意。流传最广的当数祈求平安说和祭拜“鱼神”说。过去，湖区人民多以打鱼为生，到了农历七月十五，在外打鱼的亲人未归，家人便用放荷灯的形式祈求他们平安归来，同时也祈愿五谷丰登。这一盏盏荷灯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亲人的牵挂，也象征着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。

马踏湖的荷灯，制作精巧，样式繁多。有用荷花瓣片做的，也有用彩纸扎的，里面装上有油的棉花芯子。如今，大部分荷灯都已换成了仿生荷灯。其颜色丰富多样，白的似雪，粉的如霞，红的像火，绿的若玉，紫的犹梦……形状更是各式各样，有刚结骨朵的，含苞待放的，似开未开的，莲瓣全张的，还有哪吒闹海、凌波仙子舞长袖等充满童趣与想象的造型。每一盏荷灯，都凝聚着湖区人民的智慧与匠心。

犹记得我小时候，七月十五放荷灯，丝毫不亚于过年过节的热闹劲儿。“起溜子喽！”有人在码头喊一声，调子跟当年生产队长派工的吆喝没两样。几十条“小溜子”从柳荫里滑出来，船身窄窄的，像被湖水啃了几十年的骨头。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水里的信



巩本忠 摄

最前面的那条船是牛家二哥的，船帮处补了一块新木板，还漆成了鲜艳的红色。

母亲给我们分荷灯，妹妹手里的那盏是彩纸扎的，画着哪吒闹海。母亲边用蒲芯蘸豆油边说，“芯子得是湖里的蒲草，油得是自个儿榨的豆油。”她的手捏着蒲芯的姿势很稳当，像当年给我缝书包带时那样，针脚走得又匀又密。

荷灯下水时，突然觉得这些灯像极了走散的亲人——有的被浪头推得猛，摇摇晃晃却不翻；有的被芦苇绊住，在原地打几个转，终究还是跟着大流走了。“哥哥，你看那盏灯！”弟弟指着远处一盏荷灯，它被浪头推得猛，眼看要翻，却又晃晃悠悠地稳住了。水面上的光越来越密，像撒了一把星星，恍惚间，我竟分不清哪盏是我放的，哪盏是弟弟和妹妹放的。

女儿刚上小学的那一年，缠着我回老家去放荷灯。荷灯漂到湖心时，我给女儿讲起湖里的鱼神。“爸，真有鱼神吗？”女儿问。我指着湖心那片最亮的灯影：“你爷爷说，七月半的鱼最肥，但不能乱捕。放盏荷灯，是跟鱼神打个招呼，求它赏口饭吃，也求它保佑下网时别伤着性命。”她听得眼睛发亮，手里的荧光棒也不晃了。我突然觉得，那些乡亲们恪守的老规矩，其实是湖区人跟自然打交道的暗号——敬着，怕着，又靠着，像荷梗扎在泥里，既得站稳脚跟，又得顺着水势弯弯腰。

妻子冷不丁地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说：“你瞧，那是牛叔在放荷灯呢！”不远处的“溜子”上，七十多岁的牛大爷正给荷灯点蜡，手抖得厉害，火苗却稳稳地落在

蒲芯上。他孙子在旁边要帮忙，被他一推：“我闭着眼都能点，你太爷爷教我的时候，比这浪大。”

荷灯渐渐暗了下去。最先灭的是那些荷花瓣做的灯，它们像完成了使命的老人，悄无声息地蜷成一团，慢慢沉向湖底。倒是那些彩纸扎的灯，还亮着，在水面上漂得更远。

风里飘来锣鼓声，是湖区的老调子，词儿听不真，旋律却像湖里的水，曲曲折折的，带着股甩不开的黏糊劲儿。我想起二十年前写第一篇关于马踏湖的散文，把荷灯比作“流动的星”，现在倒觉得不如母亲说的贴切——她总说荷灯是“水里的信”，一盏盏往湖心漂，是给走远的人捎话呢！

马踏湖不仅有放荷灯这一独特的民俗，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。李白、苏东坡、王渔洋等诗词巨匠在此留下的佳句，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。“荷灯节”“赛龙舟”“水上婚俗”“五贤祠庙会”等民间活动，更是异彩纷呈，构成了马踏湖独特的文化景观。

如今，我在县城工作生活，可只要一得空，就会和妻子回一趟老家。女儿在北京工作，节假日有空时也会和我们一起回去。毕竟，老家承载着我们对根的深厚情感。每次回到马踏湖，看到放荷灯的场景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不仅仅是一种习俗的传承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延续，是对老家深深的眷恋。

岁月流转，马踏湖的放荷灯，依然在每个农历七月十五的夜晚，照亮湖面，温暖人心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淄博市作协副主席）

□种卫民

我们村子的运河可以追溯到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之泇河段，因运河穿庄而过，村子处于滕县与沛县交界的地方，加上运河内有三座闸，为此，十里八乡的人们称之为“滕沛闸”。

漕运繁盛时期，运粮船、随行船、皇帝出巡的龙舟都是必经之地。泇河上下，帆樯如林，纤夫的绳索交织着岁月的黏稠，于高低不平的征途上，维系着江北与江南、船主与渡口、商铺与客户之间的生存关系，融合了南北相异的地域文化。

村庄这段漕运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由于北部丘陵地势高，遇洪水时大量泥沙塞进泇河。当地村民逐年挑浚，三百年来形成四道沙堤岸，每道岸高度10米至30米，均长4公里至5公里，连接起来变成近20公里的大沙山。“治理运河、厘清弊端”的林则徐治水期间，亦从济宁徒步，沿运河巡视。他是否来过这里无从考证，但他一定目睹了民工冒着严寒挑挖淤泥淤沙的艰辛。他亲临督导工地，极大提高了民工士气，使河道疏浚工程明显加快。清朝诗人、书法家何绍基过船闸时曾有这样的诗句：“上闸既开下闸闭，后舟将发前舟止”，清朝著名学者潘基雅乘船过村庄则写下“匆匆一夕拍岸望，八里滩头落日时”。

沙堤不仅成为运河史上的奇观，更有江南船主为避除沙淤之害，分别在东沙堤边建大王庙、西沙堤边筑禹王庙，使这段漕渠：炊烟与香火、码头与商埠、航道与船闸交相辉映，经夜不息，化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堤上堤下，每到春天蝴蝶纷飞、蜻蜓旋舞，桃花、杏花、梨花开满枝头，棉花、芝麻、花生，绿漫田畴，成群的牛羊跟着吆喝人欢快地走过。岁月如歌的村人，夏日夜晚更加惬意与舒适。他们不约而同聚集八个沙堤头，铺个凉席，随风或坐或卧，拉着家长里短、国内大事。蒲扇在大人手中又摇醒了苍穹里的牛郎织女。孩童们眼睛不眨地张望，等待他俩在鹊桥上相会。深蓝色的空中，繁星近在咫尺，似乎枕边的梦境又多了几缕薰衣草的味道。

然而，1938年8月，日寇铁蹄踏破了村里的宁静，占领北边临城（今薛城）后，日寇掠取民工在沙堤上建东、西、北三座炮楼，窥视、威胁、打击我湖区游击队。村民也不示弱，编出顺口溜“磨洋工”。

微山湖抗日游击队在村子靠湖边的草地——葫芦头，建立了山东乃至华中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。葫芦头因地形伸进湖里，状似葫芦而得名，中间一片稍高的开阔地，周围芦苇丛生、水草茂盛，一条东西去向的古河道，明晃晃地显露眼前。三间草房，一方土坯垒就的灶台，还有几个盛煎饼的筐子，算作湖上游击队“大本营”，或与铁道游击队接洽的“联络站”，来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。村民撑船，摊煎饼，逮湖鱼，用最质朴的方式来支援抗战，使这方水土成为当今的红色记忆及旅游热点。

父亲说，那年那月那日，有个日本兵在炮楼里有事没事朝葫芦头放枪，枪打坏了，需回临城修理，被游击队发现，派出两名队员，利用“天然屏障”的沙堤，迅速解决了这个日本兵。

长大了，知晓村庄的故事就更多了，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，许多热血男儿参军参战。我们村百岁老八路赵学志老人，一个放羊娃，历经枪林弹雨，身上多处负伤，他虽居北京干休所，却时常想念桑梓故里，怀念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，并发自内心唱出：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……”他诚恳地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写我，一定要写咱们村牺牲的那13位烈士。”乡音未改的他，戎马一生，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场，复又抗美援朝，直到祖国铁道建设大军，一直都有他的身影。

其实，村庄是由四个大队组成的种口村，也叫彭口闸，离临城八里，离葫芦头八里。可谓一杯黄土、一道赞歌、一篇村史。

（作者为济宁市作协会员）